

苏 軾 经 过 泗 水 盱 眙 及 其 诗 作

钟海平

大文学家苏轼是北宋中后期文坛领袖,在诗、词、散文、书、画等方面皆取得很高成就,他的题材广阔,清新豪健,与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;词开豪放一派,与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;散文著述宏富,与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;擅长写行书、楷书,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为“宋四家”;还擅长人物、文擅墨竹、怪石、枯木等;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后人评价“苏轼是全才式的艺术巨匠。”

苏轼生于一〇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,阳历一〇三七年一月八日,逝于一〇一年七月二十八日,阳历——〇一年八月二十四日,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,世称苏东坡,眉州眉山(今四川省眉山市)人。

苏轼在六十五年生涯中,自治平三年(1066)至绍圣元年(1094),约30年间经常往返于各地至京城开封,因出行大多走汴河水道,从而多次路过盱眙(北宋时原泗州府属临淮县属为盱眙县治,盱眙故城为泗州治所,故有泗州之称),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其本人也自认“数载数十往来”,那么苏轼一生中到底几次经过泗水?留下多少诗篇?本文试作鸟笼之议。

一、治平三年首航淮汴,过淮两次未经泗水

苏轼第一次经过泗水是在治平三年(1066)。之前苏轼于嘉祐六年(1061)八月除(授)大理寺评事,签书凤翔府判官;其父苏洵早一个月除杭州文安县主簿,治平二年(1065)五月,苏轼回京途中位列登闻鼓院;治平三年四月,苏轼辞亲,苏轼、老妻兄弟准备从陆路运灵柩回眉山(眉山老妻,到了六月六日,应苏轼的请求,皇帝下诏追封苏洵为文恭公,按照有关规定,可以具舟载丧归蜀)。

原来苏轼得到任霸州文安县主簿一职,而是留在太常礼院编撰礼书,书还没编好,苏洵已逝,皇帝赐苏洵家人银百两、缗百匹,苏轼请辞所求,求赠官;皇帝同意了苏轼的请求。

据孙汝听《苏辙年表》,苏轼、苏辙兄弟葬苏洵之灵柩自汴入淮沿汴口。应该是在服丧结束,苏轼、苏辙没有留下诗篇。但后来两兄弟分别有诗回忆此次经过泗水。苏轼是五年后,于熙宁四年(1071)十月,赴任杭州判(通判)过泗水时写下两首诗,其中一首是《泗水僧伽塔》:“我昔南行寄海汴,溯风三月吹沙尘。”说明昔南经梁舟在汴河航行,也就是曾经经过到泗水。第二首是《龟山》:“我生飘荡去何求,再过龟山岁五周。”自治平三年(1066)至熙宁四年(1071),正好五年周,自证五年前经过龟山。

苏辙因苏辙奉在赴杭州(治高安,今江西省高安市,宜春市代管)任监当官,元丰三年(1080)二月,苏辙经汴水南下,经过龟山写下《过龟山》一诗,首句就是:“再涉长淮水,惊呼八十年。”从治平三年(1066)到元丰三年(1080),正好相隔十四年。

苏轼、苏辙的诗,证明了两兄弟于治平三年(1066)曾经经过泗水及龟山。验证了当年两兄弟是以舟载其父苏洵的灵柩,经汴水入淮经汴口回眉山。

苏轼除了在淮水上航行,还横过淮河两次。第一次是熙宁七年(1074)九月,苏轼在杭州调任上移知密州(今山东诸城县),自杭州乘舟沿大运河北上,十月至楚州(今江苏淮安市淮安区)过淮,经海州(今江苏连云港)赴密州。

第二次横过淮河是元丰八年(1085)九月,自常州北上经楚州前往登州。之前一年三月,苏轼从杭州团练副使改州团练副使,赴任途中于年底抵达盱眙,元丰八年正月继续北上汝州,月底到达南都(唐时称宋州,北宋称南京,作为陪都,故又称南都,今河南商丘),三月得到赐予常州居所的诏令,随即南下常州。

这两次横渡淮河,都发生在楚州,与泗水无关。

在孔凡礼先生撰著的《苏轼年谱》一书中,没有将上述治平三年首航汴汴正式算在苏轼过淮总次数之中,孔先生根据苏

轼的诗意,考证后给出的解释是以苏轼离开京师任职算起,在朝为官期间不算。或许是因为私与因公区别对待。

熙宁四年(1071)十月,苏轼外放出京,赴任杭州判(通判)。途中苏轼先到陈州(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)看望弟弟苏辙,熙宁三年(1070)年二月,张方平任陈州知州,征召苏辙为陈州教授。离开陈州去颍州拜谒欧阳修,熙宁四年六月,欧阳修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致仕(退休)居颍州(今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)。离开颍州后,苏轼乘舟经寿州、濠州、浮山至盱眙,这也是苏轼第一次顺淮而下。

此时苏轼应该还算不上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,毕竟是遭排挤再三要求外放的;不过比之五年前心境已是大不相同。在泗水拜谒僧伽塔,因而有《泗水僧伽塔》诗;行至龟山,赋《龟山》诗。其实在当时的泗水境内还有两首,一是到泗水之前在浮山所作的《浮山记》,另一首则是过龟山后到洪泽镇(今霍渡镇洪泽镇)所作《发洪泽,中途遇大风,复还》;皆因这两地现已不属于盱眙,诗作也就随属地而去。不过在唐朝,北宋时期,依据《元和郡县志》及《元丰九域志》的记载,洪泽湖、龟山镇皆属盱眙;浮山在盱嘉分治时归属嘉山至今还不到百年。

这是苏轼第一次在泗水留下诗作。《苏轼年谱》记此行是苏轼第一次过淮。第二次过淮,就是前文所列的第一次横渡淮河,即熙宁七年(1074)九月,苏轼在杭州调任往上移知密州,自杭州乘船沿大运河北上,十月至楚州过淮的那一次。

苏轼自熙宁七年知密州,至熙宁十年改知徐州,到了元丰三年(1079)三月,以祠部员外郎、直史馆知密州军州事。苏轼从宋州登舟入汴,经颍颥、宿州,约三月底至盱眙,这也是“十年三往来”所说的第三次过淮。

在泗水为孙奕(景山)泗水西轩题诗一首;《书泗水外景山西轩》。孔凡礼先生引注苏轼孙奕为泗水太守。

苏轼《过仓中刘景文老兄戏赠一绝》,有将“仓中”记成“仓山”的版本,其实“仓山”即“山仓”,也就是泗州南山仓或都是泗州南山。苏轼《过泗水上喜见张嘉父二首》,这个张嘉父是吴兴人,据来观(文善)所作的《南山赋》所载,可知当时张嘉父居住在泗州南山,也就是今天盱眙都梁或第一山,诗意透露苏轼在泗州南山与张嘉父共赏秋闲,同享清幽,喜见之情依依。

再赠苏轼诗一首,首句《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》,其名曰:“好在长淮水,十年三往来。”按诗意可知此次到泗水,是第三次过淮。据孔凡礼先生引注,对此诗句有两层解读,其一是“所谓往来者,皆指流落江湖而言”。

其二是说治平三年(1066),苏轼送其父灵柩过淮时,仍在朝为官,还没“流落江湖”,因而不计算在内。自熙宁四年(1071)赴任杭州停才算第一次过淮,熙宁七年(1074)知密州算第二次过淮,加上本次的元丰二年,从徐州移知湖州,共三次过淮,在时间上,熙宁四年(1071)到元丰二年(1079),只有九年,“今云十年,亦属巧言之耳”;看作大约数字,不必认真计较。

《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》其中四有诗句“故入吴山”,清学者冯应榴在《苏文忠诗注》中该诗句后注曰“指景山也”。孔凡礼认为这就是孙奕为泗水太守的旧题。

按《苏轼诗集》卷十八记载,在《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》诗后,还有一首《舟中夜起》,没注明作于何地,但据诗意看,内容涉及淮、湖、大食、水禽等物象,判断地点在龟山至汴口之间;不过苏轼是舟自滁州顺而下,也有可能与于浮山至泗水之间,不过无论是否于泗水上游淮河段还是下游淮河段,当时皆属属泗水,可以算作苏轼在泗水行诗。

《三苏年谱》在《舟中夜起》诗后,又记载了一首《木兰花令·高平四夜开雄会》。按诸史料,高平作为县,汉时尚属临淮郡;后魏时置高平郡,治徐城;南梁也于徐城置高平郡;后周并宋沛水高平改称泗州,隋时郡废;唐开元年间析徐城县南境置临淮

县,天宝年间移泗州治临淮,随后徐城县治东移至秦泰湖北角靠近河北岸的徐城驿,南距泗州城约六十里,与当年的盱眙县老子山隔淮相望,实际位置在今洪泽区老子山镇西北洪泽湖畔。宋初,废徐城县,移临淮县到徐城驿,盱眙治临淮县属,泗州附郡。

至宋时高平的名称早已不存在。苏轼到泗水,想给朋友当太守的泗州留下诗作,但泗水盱眙同治一城,只说泗州好像不够全面,便用泗州古名称来代指泗水,避免了尴尬。再说泗水之名是高平演化而来,说高平就是泗州。孔凡礼先生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,也认为汉高平即“宋之泗水”。

从词的内容看,第一句就是“高平四面开雄会,三月风光初觉暖”,时间是暮春三月,从地理形势看,从浮山至青口,只有泗州才当得起雄会之称,因而这首词也应算作苏轼留给泗水的诗作。可惜泗水、盱眙的志书未见记载,近年盱眙出版的有关诗集等也未见收录。

与诗作无关的话题是,苏轼准备在泗上买田置产,但不知什么原因没能如愿。泗上应是泛指,不一定是专指泗州,但相关内容记载在苏轼到泗水期间,之前苏轼过宿州,但没提及买田事宜,据此是否可以认为这里的泗上是指泗州周围;假设苏轼在泗上买田成功,就极有可能会安家在泗水,也就没有后来在阳羨买田置产一事。

三、黄州移汝州,泗水留诗多

元丰二年(1079)四月二十日,苏轼到湖州太守任。七月二十八日,因“谤讪朝政”(又称乌台诗案)案发被捕;经水陆过扬州、泗州、宿州,于八月二十八日“赴台狱”(台指的是御史台,汉代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,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),湖州太守任仅三月有余。

苏轼到达下境,可想而知是此时身不由己,有诗也无法写出来。在《苏轼诗集》卷十九记有《御史台榭槐竹四首诗》,其中前冠冠以御史台,表明诗作于狱中。其中《榭竹》第一句是:“我行竹埕上,仄见槐树阴。”就竹埕而言,至灵璧之东都是泗水榆地,也是此诗与泗水有关联也是有理由的。以埕埕上的榆树为题作诗,也许是被拘押在船舱中的苏轼,过大无聊只能观察埕边树的结果。

再次过泗水是五年后的元丰七年(1084)。这年二月,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元丰七年正月记事,宋神宗说:“苏轼黜居岳岳,阔步滋深,人才难遂,不忍终释。故故事御史,移苏轼汝州团练副使,本州安置。”三月,苏轼移汝州文告下,四日起行,登舟山,走汴州、经徐州,过吕梁至金陵在真州、京口、金山等地住驻,其中还前往宜兴买地,也曾拜访王安石,到十月才过江,十二月初一,抵达泗州。

过龟山时作《龟山辨才师》,有“千里孤帆忆去年,五年一梦难相对”句,五年前的元丰二年,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,赴任途中经泗水龟山,结识龟山辨才师。到泗水赋《普照王赞》(即僧伽塔);路遇在黄州时结识的擅长医术的梁冲道人,作《赠梁道人》一诗相赠;在淮阴塔下沐浴并赋《如梦令》;与泗水太守刘士彦同游南山晚归,赋《行者诗》。

据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后集卷三十五记载:“淮北之地平夷,自京师至汴口并无山,隔淮方有南山。”又记“南山之北,有东坡《竹雪》词,后题云‘与泗水姓名’,字画是东坡,所小字,但无姓名,崇(宁)始,大(观)见,举范南,遂携去。”诗刻在今第一山,落款南侧,高三十八厘米,宽三十四厘米,现破损严重,王耀元的《光绪盱眙县志》及成兆友、谭勇主编的《盱眙金石》均有记载。

《黄州志·后录》卷七记载:“苏轼自徐州移汝州,舟次泗上,偶作词云:‘何人老,燕坐空山。望松杉,灯火无眠。’释云:‘太守刘士彦本立法家,山火大猛,甚义为原直强或否原直强之人也,闻之,亟函致书:‘知有新词,学士名满天下,京师便传。在法,泗州改过长桥者,徒二年,况知卿即词收取,勿以词示;’人东坡笑曰:‘我一生过淮,开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上。’”

游玩南山时经过南山监仓,题赠渊(潜夫)东轩二首;为雍秀才所画草虫八物题诗八首;在盱眙赋诗清淮楼,这首《题清淮楼》载《苏轼诗集》卷四十八,之前载《锦绣万花谷·滁州绝句》中,被误认为是盱眙所作;孔凡礼先生在《三苏年谱》中考证认为“此诗不作于淮”,而是作于泗州,同时还赋词《如梦令》。

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,赋《浣溪沙》(斜风细雨作小寒);与老翁旧友刘仲达游南山,赋《满庭芳》;遇梁湛然先生,赋《水龙吟》(古来云海茫茫);除夕夜,天降大雪,准东提举黄寅(师是)赠苏轼酥酒(史料记载为扬州园醖二尊、淮酥一盃),赋诗《泗州除夕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》;正月初一过淮谒客,赋《正月一日雪中过淮谒客回二首》;离泗水前为刘倩叔赋七律一首《书刘君射堂》;孙觉(莘老)寄墨来,赋诗四首。

正月初四,苏轼离泗州北上,途中书写在泗州所赋的七首诗赠送给妻子王闰之。这七首诗中除了《泗州除夕》二首、《正月一日雪中过淮谒客回》二首、《书刘君射堂》一首之外,还有就是为《莘老七君见和复次韵客》二首。

在泗州期间,苏轼再次上《乞常州居住表》。之前在江都也曾上书不成。

四、再经泗水往返,匆匆而过诗作少

元丰八年(1085)正月十九日,苏轼在南都得知乞常州居住得到批准的消息,便停止前往汝州的行程。三月初五,宋神宗下诏,苏轼收到诏旨;内容为: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、汝州团练副使,不得签书公事,常州居住。

四月初三,苏轼南下常州,经过泗州,没有停留,也没有留下诗作。

五月,苏轼回到阳羨居所。六月,哲宗诏下,苏轼复朝奉郎,起知登州军州事。

八月,至楚州过淮,经涟水、海州、密州,于十月五日抵登州。

因有司马光的推荐,还在赴登州途中,苏轼已提升礼部郎中。在登州知州上任仅五天,即召令回京师,苏轼在《登州海市》一诗序中说:“予到官五日而去。”这也许是在任时间最短的知州了。

元祐元年(1086)八月初,三任中书舍人,九月为翰林学士,知制诰;元祐二年(1087)除为制诰兼侍读;元祐三年(1088)权知贡举。

元祐四年(1089)三月,苏轼以龙图阁学士除知杭州,因政治派别间互相倾轧多次乞求外放不成。五月初过泗水,未停留。

元祐六年(1091)正月二十六日,苏轼除吏部尚书;二月四日除翰林学士承旨;二月二十八日以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召还;三月底过苏州,四月初至扬州,四月二十三日入朝议事。途中连续三次上《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状》,皆不许。经泗水未停留。

元祐六年八月初五,以苏轼为龙图阁学士,知颍州。此次入朝仅三月余。苏轼除知鄂州;二十八日,苏轼除知扬州。三月初自颍州启程,到泗水时,到僧伽塔祈雨,作祝文,未赋诗。在淮水上赋那首著名的《淮上早发》,其中末句是“数载淮中十往来”。

如果不算治平三年(1066)苏轼送其父灵柩经过盱眙那一次的话,熙宁四年离开汴京到杭州为第一次,熙宁七年杭州到密州为第二次;元丰二年徐州到颍州为第三次,同年因作为台谏案御史劾台谏为第四次;后被贬黄州,由黄州移颍州为第五次;半路转去常州为第六次,同年又前往登州为第七次;元祐四年赴任杭州为第八次;元祐六年回京为第九次;再加上此次由颍州前往扬州,一共经过淮河十次,所以说“数载淮中十往来”。

五、最后两次过泗水,都梁山会杜具

元祐七年(1102)八月六日,苏轼除兵部尚书。二二日,苏轼以兵部尚书、龙图阁学士除兼侍读身份回京师。九月初过龟山,会见龟山长老,未赋诗。到泗水时都梁

山见杜具(子师),应杜具的请求,苏轼授诗松方,并戏赠一首诗,记载在《苏轼诗集》卷三十五中,诗题为“予少年颇知种松,手植数万株,皆中梁柱也”。都梁山中见杜具秀才,求学于其家,戏赠二首。

十一月二十三日,苏轼乞求外放越州,不允,除端明殿学士、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。

元祐八年(1093)九月,出知定州(今河北省定州市,由保定市代管)。绍圣元年(1094)四月,落(降,引申为免)端明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,以左朝奉郎兼知英州(今广东英德市,清远市代管)。五月中旬,过泗州稍作停留,专程至都梁山,与杜具会面,可见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。

过龟山,再作停留,与龟山长老告别,此长老即元丰七年所作《龟山辨才师》中提及的龟山辨才师。

这是苏轼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经过泗水。

六、逝后归葬汝州,灵柩再过泗水

绍圣元年(1094)六月,苏轼在赴英州途中再遇“诏谕惠州(今广东惠州)”,绍圣二年(1095)五月,苏轼收到杜具寄来的慰问简书,苏轼回复。

绍圣四年(1097)四月,苏轼被责授琼州别驾,移昌化军(儋州)安置。儋州即今海南省儋州市。那时的惠州在岭南,已是边远荒凉之地;海南岛更是海外,儋儋州,就是除了杀头之外最严重的处罚了。

元祐三年(1100),形势发生了变化。去世,次日,苏轼收到诏旨;宋徽宗登基后,随即移苏辙州(今广西合浦县廉州)安置;四月,宋徽宗诏生皇子恩,诏苏轼赴舒州(今安徽省潜山市,安庆市代管)迎谒徽宗,永州(今湖南零陵区)居住。五月,杜具与苏轼告知苏轼:“欲尽属其所有,携妻以去相扶。”在得知苏轼移永州后乃罢。杜具此举证明其与苏轼私交为深厚。

六月十二日,苏轼于常州海陵北归。九月到扬州,停留至十一月初一日,下授:授苏轼朝奉郎,提举成都府玉局观,外州军任便居任。随之过镇江府。

建中靖国元年(1101)正月底因赣江水浅,舟行受阻,停留在常州(今江苏省赣州市),据《苏轼文集》卷五十二,苏轼与朋友书信中写道:“即往淮浦南园,度多与朋友。”得知可以“外州军任便居任”后,便向常州而行。

四月初一至笋山,随后乘舟沿江而下。

五月初一,舟至金陵,六月赴常州,上书乞致仕。七月中旬旬满。

致仕致仕。七月八日辞世。留下遗言曰“葬汝州”。

建中靖国二年四月,苏轼作《再祭亡嫂文》,文中有多处“请归葬汝州”,可知苏轼之父,文忠公,葬其父灵柩,经淮汴至汝州(今河南省汝州市,平顶山市代管)郾城县(今河南郾城县)钧台乡上瑞里。

这是绍圣元年(1094)四月苏轼与苏辙两兄弟商定的事,这年三月苏辙遣知汝州;苏轼则于元祐八年(1093)九月贬知定州(今河北省定州市,由保定市代管),绍圣元年四月再由定州迁知英州(今广东英德市),同年下赴英州途中经过汝州,苏辙陪同苏轼乘舟汝州名胜,辖里郾城有龙风宝地之称,黄帝钧天台更有名。兄弟二人登临钧台,北望望汝山,见望汝山余脉下延,“恍若列阙”,酷似斧头眉山,就决定以此作为归葬地。

苏轼安葬郾城十天后,也就是政和二年(1122)十月,苏辙逝于颍昌,其子将之与苏轼葬于一处,称“二苏坟”。元朝至正年间,有人置苏洵灵柩于苏轼、苏辙冢右,使原来的二苏坟改称三苏坟。

综上所述,按正史记载,苏轼一生过淮二十次,其中经过泗水十次,两次在楚州横渡淮河,如将治平三年苏轼兄弟舟载其父苏洵灵柩经过泗水计入在内,再加上苏轼自己灵柩经过泗水到汝州这一次,苏轼一共共过淮十四次,经过泗水十二次,赋诗四十九首。

南宋高宗时追赠苏轼为太师;南宋孝宗乾道六年(1170)年追谥苏轼“文忠”。按《周公测谥》记载:“危身奉上曰忠,险不辟难。”